

短痛·壕塹·驚險的一跳

關於賽克斯的「休克療法」

◎王紹光

大陸留美博士，現任教於耶魯大學。

俄國的「資本主義大躍進」能成功嗎？據「休克療法」的設計人，哈佛大學的傑弗利·賽克斯（Jeffrey Sachs）說：「你別無選擇。」任何其他方案都不過是「半吊子」改革，而「半吊子」改革注定要失敗，賽克斯將從社會主義到資本主義的過渡比作跨越一道壕塹，他引用一句俄國成語說：「你不可能用兩步跳過一道壕塹」。換句話說，要麼別跳，要麼一步跨過；如指望分幾步越過一道壕塹，只會跌進坑底。

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拉爾夫·達亨德里（Ralf Dahrendy）教授的看法有所不同，他認為從社會主義向資本主義過渡要經過一個又深又寬的「淚谷」，「淚谷」，顧名思義，這將是一段痛苦而漫長的路途，芝加哥大學的亞當·佐瓦斯基（Adam Przeworski）教授基本上贊成這個看法，他雖然沒有用「淚谷」這個詞，但用下圖表達了相似的意思。（見59頁）其實不僅賽克斯、達亨德里、

佐瓦斯基，幾乎所有研究過渡問題的學者都同意，過渡不可能一帆風順，其社會代價很高，他們的分歧點在於以什麼方式完成過渡期：是激進的一步到位，還是分步驟的緩進方式？這樣才有了「壕塹」和「淚谷」之比。

雖然「休克療法」的基本假設是「長痛不如短痛」，但我們很難用短期的經濟表現來判斷它是否成功，波蘭於1990年初實施「休克療法」。兩年過去了，效果如何呢？以前商店空空如也，如今商店裡琳琅滿目，1989年通貨膨脹率高達百分之兩千，而1991年只有百分之六十，但商店裡的物品多了，並不是因為生產開始回升，而是因為物價太高，買得起的人大大減少了。事實上，生產比1989年下降了，兩百一十萬工人加入了失業大軍，占全部勞動力的百分之十二，人民的實際生活水平也因此下降了，據官方統計下降幅度為百分之二十，儘管「休克療法」帶來了這些負面

的結果，在1990年底相當多的專家仍認為它至少在一個方面很有成效，這就是穩定經濟（Stabilization），其具體表現是，通貨膨脹降低了，預算從赤字（1989年相當於GNP的百分之七）變為略有盈餘，對外貿易也帶來了不大的結餘。但1991年，對外貿易開始再次轉為逆差，預算赤字也再度出現，1992年3月波蘭政府的計畫是使預算赤字不超過GNP的百分之五，問題是它能不能做到這一點，既使預算赤字控制在占GNP的百分之五左右，這個比率也很高，由於波蘭政府沒能將預算赤字和通貨膨脹控制在一定的範圍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已中斷了新一輪的貸款計畫，波蘭政府之所以無力嚴格貫徹1990年初開始的緊縮計畫，是因為老百姓的忍耐度已急劇下降。本來，由於團結工會在波蘭人民中有較高的聲譽，團結工會領導的政府比別國有更佳的条件實施「休克療法」，1990年頭五個月，支持「休克療

●在漫長的過渡期裡，一些熱情的支持者會開始懷疑起來，逐漸變成消極的旁觀者。

法」的人仍占多數，但五月以後，越來越多的人看到「休克療法」的所謂「短痛」並不短，公眾支持程度的下降引發了一系列政治危機，總統選舉和議會選舉的過程和結果清楚地表明了這一點。1992年1月，兩百萬團結工會成員舉行一小時罷工，也清楚的表明，進一步實施緊縮政策在政治上多麼艱難。

要評價俄羅斯今年1月開始實行的「休克療法」還為時過早。最近市面上的商品多了一些，通貨膨脹率上升的勢頭減緩了一些，盧布對硬通貨的兌換率升高了一些，葉利欽政府也斷言「休克療法」已開始生效，但多數觀察者持更為謹慎的態度。畢竟，預算赤字仍居高不下（相當於GNP的百分之十五左右），外債有增無減，生產下降，經濟結構變化甚微，總的來說，離波蘭在實行「休克療法」第一年所取得的成效還差一大截。在這種情況下宣布經濟已經穩定，恐怕過於樂觀了。

即使「休克療法」能起到穩定經濟的作用，經濟穩定化離在新的基礎上實現經濟發展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賽克斯本人也承認，他的「休克療法」在玻利維亞和智利過了五年才開始顯靈。我們且不討論「休克療法」是否真正在玻利維亞和智利初見成效，以至國民經濟開始持續穩定遞增長，也不討論這兩國經濟如確已開始恢復的話「休克療法」是否為唯一解釋的原因，如果我們假設從社會主義統制經濟過度到資本主義自由經濟（東歐、前蘇聯），比從資本主義統制經濟過度到資

本主義自由經濟（玻利維亞、智利）要難得多，則前一種過渡恐怕至少需要五年以上的時間，對必須忍受失業、通貨膨脹、實際生活水平下降的大多數老百姓來說，在經濟衰退中度日如年，即使五年也不短，看來「淚谷」之比要比「壕塹」來得貼切。

沒人知道「淚谷」有多深多寬，沒人確切地知道「淚谷」的盡頭是什麼，1958年中國的老百姓被告知「共產主義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橋樑」。今天東歐和前蘇聯各加盟共和國的人民聽說，「資本主義是天堂，市場加私有制是橋樑」。由於剛剛擺脫專制政治和指令經濟的夢魘，他們願意相信這是真的，正如在社會主義過渡時期開始的時候，人們準備為了未來而犧牲現在一樣；在向資本主義過渡開始的時候，也會有相當一批人準備為了幸福的明天而忍受痛苦的今天，如果過渡期只需幾天或幾個月，一切將萬事大吉。但是如果過渡期需要三、五年以至更長的時間，則不知有多少人會甘心情願地熬那麼長而毫無怨言？可以想見在漫長的過渡期裡，一些熱情的支持者會開始懷疑起來，逐漸變成消極的旁觀者；旁觀者、懷疑者則開始加入反對者的行列，當反對者的聲音足夠強烈時，執政者面臨兩個選擇：一是放慢步調，也就是離開「休克療法」的思路；一是採取共產黨式的專制手段，強迫人民咽下「休克療法」的苦果，如果以上分析成立的話，我們也許可以得出這麼一個結論：一意孤行地採取「休克療法」在政治

上會產生它的設計人不願看到的結果。

「休克療法」的倡導者有一個基本信念：只有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家所理解的那種資本主義能救人類。這個思路有幾個致命的弱點：

第一，關於最終目標。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家所理解的那種資本主義，只存在於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家的理論中。這種資本主義的烏托邦在歷史上不曾有過，在現實中不存在，將來也不會出現。即使只有一種資本主義模式，只有一條通向這個終極目標的道路，過渡的速度也可快可慢，速度快，不一定早到達目標，速度慢，不一定晚到達目的地，因為有一種情況叫「欲速則不達」，此其一。實際上資本主義絕不只一種模式。恩格斯寫：「英國工人狀況」時的資本主義與當代資本主義不一樣；當代西方發達國家的資本主義與第三世界不發達國家的資本主義不一樣；發達國家內部丹麥、荷蘭、瑞典式的資本主義與美國式的資本主義也不一樣，此其二。歷史沒有終結，資本主義不是從來就有的；資本主義本身也已經歷了巨大的變化。人類社會未來向何處去？沒人清楚。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歷史不會終結在當代資本主義的形態上，此其三。

第二，關於人的認識能力，「一步到位」就是「推倒重來」，敢於「推倒重來」必須基於對自己的認識能力及操作能力有相當的自信力。短期內改變一個制度是件十分錯綜複雜的系統工程，比編制一個年度計畫或五年計畫

●「休克療法」只管經濟，不問政治和社會對此有何影響，結果總成本也許比漸進方式更高。

要難得多，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的大師已寫了無數精彩的篇章，證明人類不可能靠一個什麼偉大的設想來組織所有經濟活動，為什麼主張「推倒重來」的人忘記了這些最基本的原則？從歷史的角度看，人類的認識能力也許是無限的，但在每一特定的時間，人的認識能力極為有限。對於小變，人們還能理解，能對付；如果一夜之間要徹底改變整個制度，很能想像決策者能抓住紛沓而至的千萬個反饋信息，更不用說理解它們並作出適當的反應了。因此波普說：「認為徹底重建我們的社會制度會馬上產生一個有效邏輯的新制度是錯誤的。」

第三，關於各國之間的差別的相關性。「休克療法」的倡導者相信新古典經濟學的原則放之四海而皆準。這就是為什麼賽克斯教授無論對哪個國家開出的全是同一劑藥方。他對玻利維亞、智利、波蘭、俄羅斯等國的政治、經濟、社會、歷史、文化了解不

會太深，但這並不妨礙他那麼信心十足地向這些國家推行他的建議。這裡暗含著這樣一個假設：現存的政治、經濟、社會體制及文化、心理因素全與過渡不相關。大衛·斯達克（David Stark）稱這種推行資本主義的方式為「菜譜式資本主義」（Cookbook Capitalism）。問題是菜譜再好，若缺少必要的用料，巧婦難為無米之炊。邁克·歐克尚特（Michael Oakeshott）指出，知識有兩種，一種叫作技術性的知識，一種叫做實踐性的知識。前者如數學、物理只要用功便可學到，後者則必須在長期實踐中才能體會到。魏瑪共和國有當時世界上最民主的憲法，但這並不能阻礙法西斯在德國興起，因為關於民主的實踐性知識還沒能在當時的德國生根。市場機制和私有制的建立並不是靠引進一些現成的法令和組織便能完成的，民主政治的實現更是如此。原因很簡單，沒有互相匹配的技术性知識和實踐性知識，

建立在前一種基礎上的典章制度難以運作。

第四，關於過渡成本的分配。上面以談到所謂「自由經濟」過渡期間社會要付出極大的代價，「休克療法」的倡導者相信他們的辦法可以減少過渡期的總成本，因此他們的口頭禪是「長痛不如短痛」。至於過渡成本在時間上的分配和在社會各集團間的分配，他們是不關心的。他們忘了人不是機器。人是有感情的；他們的感情是隨他們的境遇變化的；當他們感覺到他們的境遇比過去差，^時比別人差，比他們的期望差，就會失去忍耐。「休克療法」只管經濟，不問政治和社會對此有何影響，結果總成本也許比漸進方式更高。

如此說來，俄國的資本主義大躍進能成功嗎？我希望他們不會經歷太多的痛苦。

但我對期望靠「驚險的一跳」來完成過渡的「休克療法」持深深的懷疑。

1992年3月

